



冬日暖阳里的云屏

□ 雷爱红

“细雨生寒未有霜，庭前木叶半青黄。”立冬，岁末之序，寒气初凝，秋之绚烂与冬之静美悄然交融。

此时，坐落在两当云屏秀丽山水之中的传统村落皮良村，正是万山红遍之时。漫山遍野的黄栌叶片变得更加火红，层层叠叠的红叶绚丽夺目，与依旧翠绿的松柏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山脚、河谷或道路两旁，点点黄叶点缀，田野多种颜色交相辉映，村庄仿佛被点染成了一个缤纷的世外桃源。雨后清晨，浓雾笼罩着初醒的村庄，继而不断变幻着形态，与小村嬉戏。炊烟从屋顶升起，也融入了雾的怀抱，分不清彼此。林中的鸟儿欢快地叫着，唤醒了太阳，阳光推开朦胧的轻纱之后，呈现在眼前的是红透了的山头，像千万道瑰丽的云霞，又像千万朵熊熊燃烧的火焰，染遍山峦，彰显着初冬的明艳与壮美。

一水照面，四山相环。云屏三峡自然风景区，地处陕甘交界的秦岭山区。潺潺的云屏河水自西沟峡流出，经棉老村、皮良村、店子村、火地村，直奔大山村而去，后注入嘉陵江。这一片山水，长岭逶迤、秀峰群立、峰奇石秀，富氧怡人，是名副其实的“天然氧吧”。

从战国秦时置故道、北魏设立两当县一路走来，“上通秦地，下接川湖”的陇秦大道和由关中翻越秦岭下蜀地的驿路故道，在县境汇合后，逆云屏河而上，贯通了这些幽深的村落，在村前流淌了千

百年。山为门，水为路，伴随着陇蜀古道的脚印和车辙，古老的村落安坐在“秦陇锁钥、巴蜀襟喉”的要塞之地。

驻足大山中的村落，吸引人们目光的，不仅仅是悠久的历史 and 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，还有淳朴厚重的民俗民情。

四季更替，村庄随冬而藏。立冬日，村里的柿子到了最后一茬摘取时日。柿子像红灯笼，寓意照亮火红的日子，人们便有了立冬摘柿子的民俗。这天，家家户户将摘下的柿子，藏到家里的顶棚上，以备冬天来吃。有些人家也将柿子削皮，果肉挂成柿饼，果皮晒干，磨粉，存储到罐头瓶里。冬天体内火燥热，可以舔舐柿皮粉或兑水喝，用来祛口疮，老人也用来熬茶煮水，既香甜又清火祛燥。立冬这天，村里人家还有吃包子习俗。包子热气腾腾，既是生活富裕、蒸蒸日上象征，也寓意着热火团圆、丰收富足的生活。

“北风潜入悄无声，未品浓秋已立冬。”过去的云屏大山深处，在每年入冬的第一场大雪后封山，劳作了一年的人们开始了各种各样的传统冬庆活动。在云屏镇店子村，有吃泡汤的习俗，延续至今。立冬日开始，村里家家户户杀年猪，摆宴设席，款待亲戚和乡邻，直到腊月年关。

吃不完的肉，村民们切成指肚大小的颗粒，用慢火炒熟，叫作臊子，盛在坛中即食即取。或抹上盐巴，挂在火坑上

方，熏制成可口的腊肉，冬藏起来，以备婚嫁嫁娶之用，或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。每当团聚之时，大锅中柴火炖着野菜腊肉，亲朋好友在美食中享受时光，心中满是对来年美好生活的希冀。

云屏村落里的酒坊，在立冬时节，特意要举行酿酒仪式，这也是沿袭下来的民俗。入冬之后，正是家家户户高粱、稻谷等酿酒原料晒干入库之时，恰是酿酒的好时节。《诗经》说：“八月剥枣，十月获稻。为此春酒，以介眉寿。”意思是说，十月收割了稻谷，用此在立冬酿酒，到春天才能饮用，以此祈求长寿。十月酿酒的习俗在这片土地上已流传了千百年。立冬后，农家用秋季新收的苞谷、高粱、小麦等酿成冬天的第一坛“冬酿酒”，纯净透明、芬芳四溢，口感香烈绵长，在云屏当地叫作“明馏子”，抿一口“明馏子”，生活绵甜甘爽。

立冬时节，这里最具特色的冬食还要数云屏蜜酥。农户家的老巢蜂蜜早已收割了最后一茬，立冬的这天，藏在坛子里的蜜汁被拿出来，用柴火熬成金黄起沫，以花生、核桃、芝麻等作料配伍，在大锅中搅拌均匀，铺展在案板上，手握一代代传下来的油光滑亮的棒槌，敲打出生幸福的味道。云屏老巢蜜酥的酥脆香甜，仿佛整个童年的记忆，令一个村庄都飘浮在舌尖的滋味中，更使远方的游客流连忘返。

而最欢畅的，还要数两当号子声。

古老而有着川楚造风的国家级非遗项目“两当号子”，也因为山外游子的回归和村庄的农闲而盛大起来。立冬时节，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，齐聚一堂，以号子对唱的方式表达美好愿景。号子对唱，庆丰收，庆团圆，吼出心中的美好愿景。号子声声，回荡在村庄的山水间、晨昏间和人们的心间。唱号子迎冬，是古老而喜闻乐见的形式。村落中的一代代先辈“吆喝”出来的两当号子，口耳相传、师徒相因，历经数百年传承从未间断。

云屏村落里的“慢”元素、“俗”滋味，已经深深烙进了山水之间，就像传统民俗饮食，来自草木，取法自然，香溢四野。好的原料，遇上懂它的人，便物尽其才，于平常中孕育神奇；好的时节，遇上懂它的村庄，便像是经历精挑细选和精细打磨的工序，每一个步骤，都是一次生活的淬炼，倾听着传统民俗在人们心中的分量。

如今，国道316线、宝成铁路和高速公路连接形成的交通网络，使这里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质朴淳厚的乡风民俗展现在世人眼前。走进村庄，水、村、田、园互融共生，人、畜、禽、虫立体相映，林、草、药、花微景满境，筑巢引凤，旺旅兴农。传统民俗的力量与魅力，正像这山间云雾，熏蒸着山川万物，厚重而温暖，如同冬日里的一缕阳光，穿透岁月的尘埃，照亮归乡的路。

邂逅金沙峡

□ 韩德年

天祝到天堂镇方向的338国道，宛如蛟龙般蜿蜒穿梭于群山峻岭之间。在路过炭山岭时，我们发现了一块标志着金沙峡的指示牌，于是车子左转，驶向金沙峡。

天祝小三峡，其中朱岔峡已是去过几次，金沙峡却是无缘一见，不想竟于无意间邂逅。

甫入金沙峡，扑面而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斑斓色彩：苍翠欲滴的青松，保持着峡谷原本的底色；金碧灿烂的杨树，极致地写着深秋的蕴涵；红色暗影的桦树，简约地勾勒着自身的本真；灰绿苍劲的柏树，涂抹出一缕无法忽略的岁月沧桑；山坡上点点簇簇的红叶小簇，似一团团点燃的火焰，释放着积蓄一季的热情……此时的峡谷不再是峡谷，而是一个巨大的万花筒，滚动着、变幻着、绚烂着……让人目不暇接、心花怒放。

眼前可视的路面不过三五十米，然后就是无路可走的样子。俄而，面前峻峰高耸，松柏如苍绿的瀑水倾泻而下，中间掺杂一道灿黄灿黄的杨树的纹理，让冷肃的苍绿一下子活泼起来。倏忽之间，峰回路转，一条溪流跃然眼前，溪水凝若翡翠，有淡淡的莹光流转；动若滚珠，宛然一溪珍珠淙淙流淌。堪堪无路可走时，一道高达百仞的石壁赫然矗立在面前，苍黑的石壁由一块块巨大光滑的石块堆砌而起，这是天工的杰作吗？石壁下忽然砰响声声，一条暗河从山底突兀地涌出，水势滔滔，转眼又没人对面的山岩中。

兜兜转转，感觉似乎还是在峰峦间原地打转，只有不断变换的景色提示我们是在不停地前行着。忽然眼前一亮，前面山谷稍稍顿挫、开朗，一瀑金晃晃的阳光从倚天的山

巖斜斜地浸漫下来，峡谷蓦然间变得活泼泼、光鲜鲜、明亮亮起来，萌芽翠绿得发黑的树冠上散发出淡淡的光环，小叶杨金黄的叶片熠熠生辉；一年四季都在蜕皮的桦树，那翘起的薄薄的树皮上害羞地布上了一层淡淡的红晕。阳光从错落的峰峦间照射下来，峡谷里便布满了一缕灿灿黄金、一缙莹莹青翠、一络殷殷红珊、一络苍苍墨玉。此时的峡谷，以阳光为颜料，以草木为底布，以天工为匠作，渲染出一匹五彩缤纷斑斓夺目的绸缎，在徐徐秋风中轻舞飞扬。

金沙峡，顾名思义好像是沙中有金之意，然而，此刻我恍然明了，这个金就是阳光洒落的天，它让整个峡谷都变成了金色，金树、金岩、金沙、金水……

不知不觉间，奔腾的大通河忽然横亘在前方，我们走出了金沙峡。没有过桥而是折回，我们重新进入峡谷，倒着再走一趟，我想将这峡谷的风光深深地烙印在脑海和心底。

点点星辰

□ 李玥

那些围绕着我
蹲在村庄四周
极其朴实憨厚的石头
多像村庄的孩子
略小的，砌成城墙
填上土，就成了一块“卧牛田”
稍大的，磨去棱角
有平面的石头
每个人会认领，自然馈赠
立于村北的山坡上
越来越多
恰似点点星辰
异乡的游子
总有属于自己的一块石头
等候
梦里故乡
村头巷尾
很多人的名字
都叫石头

遇见谷穗

□ 肖进雄

在甘泉，遇见成串的谷穗
彼此牵着厚实的手
一排排挂在院墙里外
围圈在老井，院落，村庄
它是换了个地儿生长着的
和秋霜一起
这些谷穗都有名字
偶有鸟雀唤起
回应声来自村东村西
一旦有弯腰的举动
便将心坎压得瓷实
甘泉镇向西行的路上
一直高挑着一抹金黄
和夕阳一道
那是，农户仓里
白天黑夜都点亮的灯

读景泰石林

□ 郭家喻

我从你苍老的面容和厚重的积淀中
读出磅礴与震撼
像一支粗犷雄壮的队伍
守护在母亲河边
经历千万年风雨剥蚀
如一幅画卷晾晒于天地之间
你的博大和雄浑
震撼着来往客商和游人的灵魂
你虽站在沙漠边缘
风沙却从没遮蔽你的双眼
阅尽万古悠悠事
目睹时代沧桑巨变
把盛世繁华
按捺于自己胸中

走进北山

□ 李新海

八月的一天，我们从兰州出发，目的地是榆中北山及朱家沟烽火台。

到榆中县苑川河下游的丝路古镇金家崖后，就沿着穿巴石沟而过的309国道进山。

巴石沟分大、小两条沟，此沟因深邃曲折、石头多而著称。蜿蜒的309国道在巴石沟曲折前行，沟不算宽，除了公路，就是沟，沟里干涸无水，车轱辘大的巨石横七竖八地躺在沟里，似乎在向世人宣示着巴石沟的大名。公路在嶙峋突兀的山崖下曲折前行，峥嵘的山岩一会儿迎面而来，一会儿擦肩而过，令人生畏。快到山顶时，沟逐渐开阔，石头越来越少。

到达山顶，极目远望，层层山峦，叠嶂起伏，沟壑纵横，无边无垠。山两边平缓的山腰，层层梯田环绕，绿意也显著增多。左边的一片山坡的半山腰，有农田，堆积着收获的豌豆荚、玉米、高粱、糜子和谷子，还有正在放花的粉红色荞麦，有还未成熟的莜麦，以及不多的洋芋和大片的百合与一些不知名的药材。半山高的风毛菊绽放着火红，预告着北山秋天的到来。山顶处，稍陡，是一层层的柠条，长得颇为茂盛，虽没有全覆盖裸露的山坡，但也是一行行翠绿葱茏，十分养眼了。

309国道到贾坪乡的大坪村，向北分出了324县道，我们沿此北行。

这里一路有趣的地名，和当地的山形地貌、历史渊源、人文景观等

诸多文化元素有密切关联，如巴石沟、大涝池、大耳朵、小耳朵、黑虎子、上花岔、碌碡岔、朱家沟等。

一路的山山岭岭，沟沟壑壑，千变万化的北山风光尽收眼底，每隔一个山头，都会出现一座堡子，当地人称堡(bu)子。

上花乡大岔古堡，位于大岔村委会北面的山包上，是一座长方形夯土堡子。目测，堡子墙高约6到8米，但风化严重，残破不全。建于何时，已无从考证。

继续北行。不一会就到了朱家沟烽火台遗址。该遗址的1号烽火台较矮小，在平缓的山坡处，是一座墩台；2号烽火台在一个地势更高一些的土地上，是一座土墩，整体尚存，有巍峨之势。

据明代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记载兰州参将营所辖墩台17座，其中就包括朱家沟烽火台，夯筑于明洪武年间。朱家沟1号和2号烽火台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这里是榆中县境内的古丝绸之路北线。古丝绸之路北线在车道岭与主线分路，沿北山的主要山系山脉冠子梁蜿蜒北行，经过韦营、吕家岷、上花岔、朱家沟，向北下了高岭子梁，就是黄河边的青城古镇。过黄河就到白银、靖远、景泰，继续向西，就可到达河西走廊，再向西，可前往西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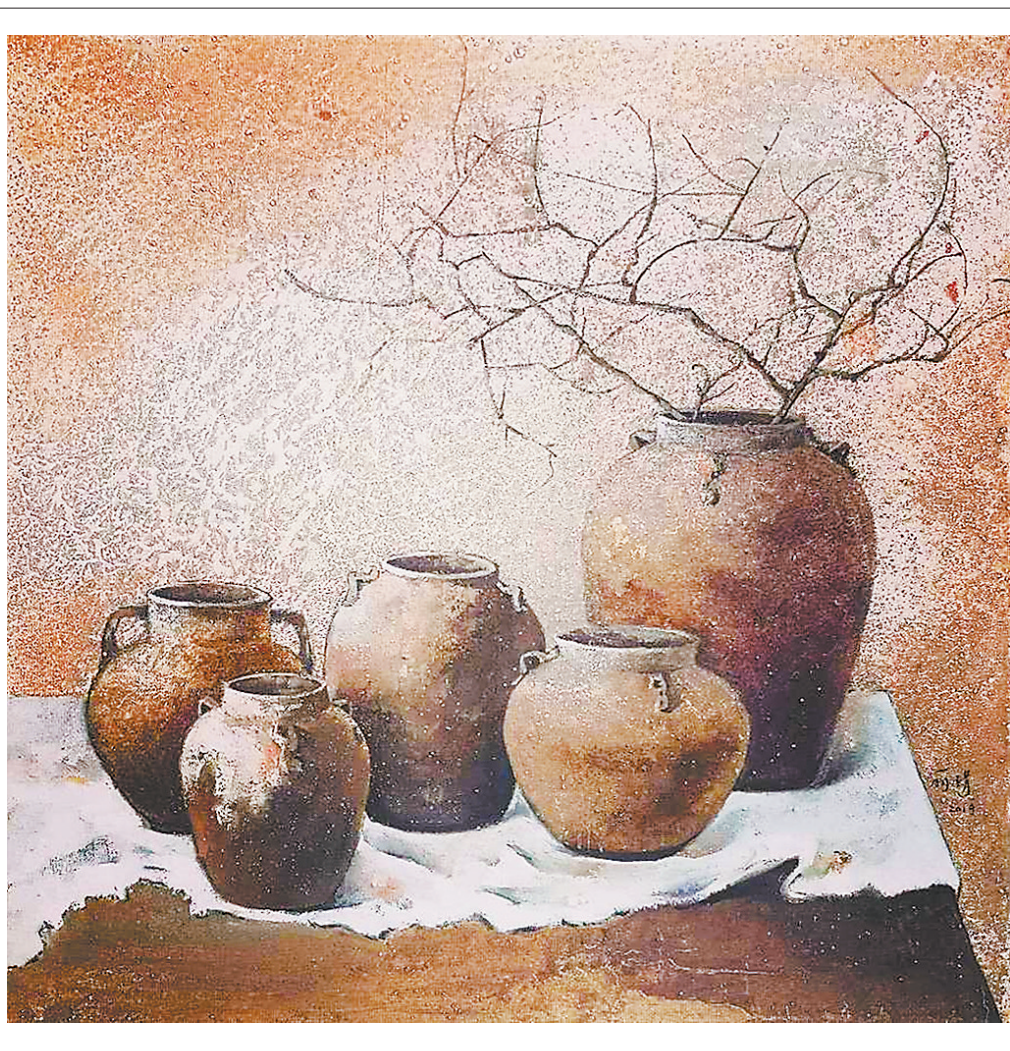
晨光微熹

□ 王化理

九月的一天中午，我从酒泉出发，下午到达河西堡。藉此北行，钻过阳光旋涡，进到金昌。

翌日凌晨，我到街上看金昌。星挂在天边，城南的山嵌入天幕。金昌像一朵睡莲，漂在蔚蓝的大漠里。天光衍射，山脊明晃，如蛇行带飘。早起的环卫工开始洒扫。街旁小区里有人或习拳，或散步。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一位老人，在楼下平屋前侍弄火炉煮茶。茶壶滋滋作响，茗香缭绕，点燃了我偏好早茶的心情。走过一条长长的街，原路返回，抬头一望，心儿怔了：又见赭色！

晨曦直射城南小山，像一只赭色火球，从高楼大厦后探出脑袋。金昌的这座山，代表了河西走廊北山的形态，低矮，单立。北山就这样，断断续续，一溜碎浪似的，包围着北方。我第一次见到赭色山，由



百花

第3280期

爷爷的记忆

〔油画〕

王丽娟作

蒹葭摇曳间

□ 汪志

早起晨练，小城流沙河七彩步道是我每天必经之地，在河道两侧的沼泽里，长着一种《诗经》里记载的植物——“蒹葭”。它们从春夏的水中走来，至深秋虽是枯萎一片，但花穗轻柔地在空中飘浮，留下了美。

翻开《诗经》，如“蒹葭”般的那些植物，便穿越时空，枝枝蔓蔓、缠缠绕绕地长在我的眼前，长进我的心里。“蒹葭”其实是两种植物，“蒹”是荻，“葭”是芦苇，均属禾本科芦荻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，二者生境和形态均相似，但茎、叶、花有一定区别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将“蒹葭”称之为“芦苇”，在我的故乡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叫“野芦苇”。

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《诗经·秦风·蒹葭》这首脍炙人口的诗，应是不为人人知晓的《诗经》篇章。寥寥数字，便已让金秋时节的小河边及沼泽里的一片苍茫的芦苇荡跃然在眼前。春、夏季节的“蒹葭”，茎干修长而直立，像一根根纤细的竹竿，叶片细长而柔软，当微风拂过时，蒹葭的茎干和叶片会轻轻地摇曳，

柔美之态给人一种恬静而优雅的感觉，仿佛置身于一片宁静的绿色乐园中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形态，如同一位含蓄而婉约的女子，给人一种纯美而温柔的感觉。“蒹葭”在《诗经》中寓意着女子的美好和纯洁，也象征着恋人之间的相思和忠贞。

蒹葭多与江河湖畔为伴，择水而居。我初识蒹葭是在几时的故乡，是那种一见如故、相伴终生的植物朋友。每个人心中所珍藏的和念想的各不同，在我，山水和草木皆是，蒹葭尤甚。蒹葭分布广泛、资源丰富，勤劳智慧的古人很早就将蒹葭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它们了。有史料记载，在西北地区，古时戍边的将士常将“荻”破碎后和泥，用来筑城墙及护堤，以增加建筑强度。儿时印象中，父母亲常用蒹葭茎叶来编织苇帘、苇席等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故乡江南农村，父辈们便在秋天将蒹葭剥来贮存，来年平铺在新房子顶层，上面再和泥草，能用很多年。由于富含纤维素，蒹葭还是造纸的上好原材料。

长大后我到西北工作和生活，这里的蒹葭也遍地都是，蒹葭在碧水长

天里飘逸灵动，逍遥出尘，有风无风总是袅袅婷婷，悠然而动，蒹葭摇曳间，就将我的思绪带往远方故乡了，想起了父母和亲人们，想到了儿时和小伙伴划着小木舟在芦苇荡里玩耍……

也许是因为蒹葭“绽放”在萧瑟的秋天，所以在文学作品中，它常常寄托了离愁思乡的情绪。“闲梦远，南国正清秋。千里江山寒色远，芦花深处泊孤舟，笛在月明楼。”我在李煜的这首《望江南》中的“芦花深处”，深切地感受到作者的心绪。

蒹葭未开之前被称为荻花，花蕾呈红色或淡紫色，而开放后则渐变成灰色，最终成了银白色，正所谓“芦花一万顷雪”。蒹葭虽是随风飘荡的植物小草，但凭借其发达的根茎和极具韧性的茎叶，却能够顽强生长。“芦苇晚风起，秋江鳞甲生。”它虽常以柔美之姿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，却是“坚韧”的代名词。行走在满是蒹葭的小河旁，不时传来的“沙沙、沙沙”声，似是蒹葭在浅吟低唱。在秋季渐渐枯萎了的蒹葭，经过一个冬季的风雪，来年的春天仍挺拔屹立在那水中央。